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

恭帝

青紀

封宋公裕為宋主裕解

宋主裕

聖人制辭讓之禮本於人宜讓者為也舜受堯之天下讓  
 于德弗嗣又禪于禹也禹禪于湯也湯禪于周也周禪于  
 聖人作偽與己等也如不自作偽辭以終受而不辭也  
 曾不以至公無我之心度之故不知聖人不自廣以授人  
 之意示臨利不苟從升高不為受之義也小人無其誠而  
 藉用其文非行之本也則處之不及未嘗有能中節者且有  
 功受賞聖王屬世之兵亦中節中人設其能不愛者上也功  
 逾於賞次也賞越於功則不賞也蓋賞者功之末也功者  
 誅相玄復晉室北伐南燕食其食其食其食其食其食其食  
 宜



而每每牢辭若不可奪者又取秦之舉初移維京即諷朝  
廷加已九錫語命既致則又不受辭書力則遂愈變至於  
為三地已逼矣而矯讓之態愈甚如初夫心欲得之又諷  
而求之及與之詐辭之古之人嘗以此惡夫飾偽而干名  
一者裕素輕狡又不知書故妄造詐謂可以籠罔世人不  
料人之機已如見肺肝也故其詐誠之為貴耳  
少司馬楚之奉父喪歸建康有徐綽者宗室之有才望者楚  
之叔兄皆死楚之亡匿於綽家後雖有幾萬餘槍使  
刺客欲謀性刺之楚之侍婢徐綽不忍發具以狀告  
以委身事之為之防衛

義之可以感人不義之不足以感人不可誣也彼刺客亡  
命匹夫為人非中道而巳况司馬楚之家國將亡皆

有勢力可觀望哉而沐謙不忍刺之又委身事之于以見  
劉裕圖晉之不道雖威權爵賞在己而不足以得一刺客  
之心而楚之區區謀欲復讎義氣所格武夫屈焉若沐謙  
者賢於聶政之徒遠矣

宋王欲受禪而難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相玄篡位鼎  
命已移我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者  
遂荷九錫今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以安今當奉  
還爵位歸老京師獨中書令傅亮論其意遂還建康諷帝禪  
位

實者名之主名所以實夫實也禪之為言堯以天下與舜  
舜以天下與禹之名若曰傳之賢者吾爾堯舜既沒世無  
禪事矣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家天下而非禪也後世亂臣



賊子以異姓而奪國難乎其冒繼及之名也則竊謂之禪  
竊謂之禪亦可矣而與己者其果讓乎未嘗遜位而云讓  
國與己而竊禪之美稱是猶正書攫市人之金而曰彼以  
遺我也而可乎作史者正其名以統實則宜書曰某人取  
某人之國庶乎其不僭矣宋裕圖晉既有年數已受王爵  
而諸臣猶不為之謀者蓋亟心遂出數語雖曰康耻道盡  
亦可謂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先言相玄時鼎祚已移  
則所以求我今取之非玄比也又曰年將暮暮物忌盛滿  
其自謂也乃所以言晉之宜終也又曰將奉還爵位歸老  
京師則欲去王而帝也雖不得已而言盡善乎其見情矣  
方之朱全忠憤怒叱咤猶為婉而成章者耶

帝欣然曰相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

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詔遜位

恭帝父王琅邪後嘗輔政事安帝有勸勞之忠且不聞過  
舉若使當安帝之任三十年間晉亦未至失國比其嗣世  
乃受劉裕授立之恩祿去公室戶位而已欣然書詔傳位  
于宋豈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耶惜乎其不敏待  
傅亮啓告而後為耳既知其無可奈何出己意而先諸不  
小美哉雖曰甘心而未嘗先發亮勸而迫之是亦不獲已  
而歸之無可奈何者然則於晉可謂之遜位於宋可謂之  
受禪乎

書

宋紀

奉晉帝為陳陵王官于陳陵屯兵防衛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臣不知命則不安分守而



心無紀極人君一知命則猜疑忌克多殺濫刑淫祀非望  
貪生而畏死無以平而不知命賦於工非智力所能增  
損也漢高相曰我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豈非命乎故  
有病不療知之審也晉既亡國宋有天下若非天命何以  
至此大福不再於零陵又何忌焉且彼在位時不能收已  
去之權今為無土之君縱欲奮發將安所資也而必守以  
兵甲若防寇敵予以見宋高祖篡奪得國而於心不懷險  
惡多虞不敢安於天命其為英雄也未矣

上事蕭太后素謹及即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不差時刻  
蕭氏帝繼母也士有孝於繼母如王祥薛包者史傳詳著  
其行以常人之所難足乎其揚之也貴為帝王則尤難矣  
聞有為妾母而黜嫡母者矣聞有引妾母而抗嫡母者矣

聞有為妾母而殺嫡母者矣彼於嫡母如此設有繼母則  
將如何故未聞有孝於繼母者也而宋高祖行之可不謂  
賢乎觀其尚權詐能攻戰無誠心公道不宜有天下者也  
而有孝於繼母之善為百行之冠焉天之佑之夫豈僭哉  
詔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  
降爵為侯以奉主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

宋高祖之行事不能盡公者也而為五公置後此五公者  
誠有功於晉室宜血食不絕矣為之置後不隨晉廢乃天  
下之公義也雖然於公義中有少私焉相冲宜置後者也  
其父彞忠貫白日冲又有協安晉室之功父子兄弟罪不  
相及相氏又已絕矣為冲置後合於春秋繼絕世善善長  
之法不亦善乎而高祖遺焉則以怒玄之故是則芥蒂之



私也

二年九月六日

祀天下惡者以為布天之澤也天道福善禍淫方其未  
赦善人淫人均處於法又既赦也善人以有讎疾反不得  
釋淫人以無惡於用事者例被赦除是以福淫禍善為天  
道也不亦矯誣而布命哉人君苟知矯誣上天以布命于  
下之為大罪也斯不妄赦矣

以徐美之為尚書令傳亮為僕射

漢魏而後人君即位則施恩惠於天下必自大臣始其始  
得國者又加厚焉於百姓則以收其未服之心於諸臣則  
以報其翼戴之助也高祖圖晉二十年一旦得之其修宋  
來功反從容而不遽腹心

後班賞雖增位進爵之詔在即位四日之間而除命之頒  
乃在嗣歲郊天之後夫徐傳非能忘懷榮利高祖亦豈  
於酬功者而美之與亮所蒙反若不及王謚其故何也初  
帝既受殊禮欲速得之而徐傳不知入勸晉主致帝自言  
亮然後悟是則二人於傳授禪讓之幾無能為力此帝所  
以遼緩若不經意者歟昔者劉穆之有言劉孟諸公與公  
俱起立大義以取富貴一時相推非委體心服定君臣之  
分也愚謂徐傳何獨不然惟有德之君使人心悅而誠服  
若用智力雄長則人亦以機變事我矣徐傳為翼戴元勳  
又受遺輔政高祖陵土未乾二子已被廢殺然則高祖之  
待其臣徐傳之事其君施報如何哉

帝以毒酒令張偉酖雲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



自飲而卒褚秀之淡之皆王妃之死也王每生男帝奉秀之  
方便殺之王深慮禍及與妃同處一堂晝食於床前故宋人  
莫得伺其隙帝令淡之視妃妃出別室相見兵論垣入進藥  
於王王不肯飲其久殺之帝臨于朝堂及葬帥百官瞻送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覆轍在前而不知監則末如之  
何矣宋監不遠在司馬之世師昭廢弒其主以強奪國雖  
京之禍如何哉乃踵其所為其言若曰不殺故主非所以  
一人心而防後患此亦起於靈我負人之意耳不知天道  
報施豈使人逆理如此耶又况張休者零陵王之故臣也  
褚秀之淡之者王之懿親也而詔以悖虐不道之事嗚呼  
為之君止於仁高祖之不仁於是為甚矣已殺晉三帝在  
二十二年間人始已二子在三年之後所以二人心防後患

者其術不亦疎乎既已殺之而又臨之及其葬也又瞻送  
之為是紛紛不特以人皆庸愚可欺亦謂天茫然而無鑒  
耳又孫之禍不可勝任不亦宜哉

上不豫羣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惟使侍中以疾告宗廟而  
已

高祖非知命而安之者也以取晉之事觀之其貪生而畏  
死必矣病而不禱何也傾晉祚弒二主祝史有愧詞難乎  
其告諸神祇也人之行有顯有微此高祖之微也而其事  
若知命而安死者苟槩指為知命安死與漢高之不用醫  
比也則失之矣

上不信奇恠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上不答  
所謂奇恠者乃泛言之不知其何等類也若與人事不相



預者不信可也若天地物象之變則有家有國有天下者皆當警懼思正厥事而不可忽也曹操云孤不信天命天下莫大於天命莫公於天命莫威於天命而操乃不信焉所以估其智力甘為亂賊之事歟

帝崩

宋高祖御軍戰伐在晉末為能亦豈司馬懿之比哉正使將略絕人非人君所貴也不得以此譽之又尚威力任機數非長者之道也獨孝於後母為其盛德而清簡寡欲嚴整有度被服布素遊宴稀嬾御少不畜私藏及詔幼主當朝母后不得預政此八者皆人君之要行也英雄豪傑所為力爭者亦往往起於足所大欲而大欲之事不越聲色貨寶宮室燕遊而已高祖得之乃不為是宜其奮自修德

提一劍以率羣才終取符璽彼誠有過人者矣後王而從是以光大其德業則如高祖之入行亦在所矜式矣

晉陽王

宋紀

立妃司馬氏為后

后者乃晉恭帝女也毀其宗廟滅其社稷而醜殺其父使后患耶文安用之使后稍有知耶其能忘宗國之讎而盡孝於劉氏乎且后與帝同事宗廟為天下母不選諸名家與族而以廢姓為之又豈所以惠于宗工而御于家邦耶魏主爾高祖崩議葬兵取洛陽崔浩諫不從

為師不效表古之善教也崔浩諫魏嗣當矣惜乎其未盡而終從之也魏嗣曰劉裕乘姚泓之死而滅之我何為不可浩曰姚興死諸子交爭今江南無讐不可比也此所謂



諫而未盡者也所為不伐喪者以仁心不忍義不可也豈  
論譽之有無哉有譽無譽在於平時敵國相圖則以此言既  
論喪不可伐則無時而可也

崔浩研精經術不好老莊書自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  
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為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及魏  
世祖立左右多毀之以公就事浩常自比張良既罷歸因  
服食養性之術嵩山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  
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譜文授以圖錄真經使之輔佐北方  
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之獻  
於魏主朝野多未信浩獨師事之上書贊明其事曰聖王受  
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神人  
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魏主遂信之顯揚新法

崔浩

崔浩以研精經術得名乃當時之譽也爾而史者又不  
覈實因亦云爾自今觀之其經術蓋未嘗研精也老莊之  
學雖或過或不及不得中道其言奧窈宏遠非苟揚諸子  
所能及彼圖錄真經天宮靜輪之法後世無傳焉且有出  
於李譜文之作有懸知其若於老莊矣浩頗信之而不信  
老莊者在其為研精也仲尼焉不學而亦無常師其問禮  
於老聃者或以證舊聞或以折疑似或以老子絕域禮學  
之義而休之使於問答之際有發疑者非以為師也豈  
有聖人之間之故舉禮學以權其思信之薄而亂之首  
則實不足取豈相持哉凡師某其人當學其所以言所以



行不廢其言之文行之迹也浩自比于房遂獲其言  
之精此其言也導引辟蔽而公之也豈不誠哉其言  
謀之所獻者曰河圖洛書言於鳥獸之文此又非也  
圖書之類乃天地之理自然發見如垂象然非有寄言者  
也又曰神人操對手筆繁然辭旨深妙此又理之所必無  
者神無言也地象若為而書無心腹思慮若為而  
辭自可玩既云自古無比則是惟安而已矣此之易辨漢  
谷米猶能言之而浩乃謂其莫之覺其比于房之智一何  
遠之甚耶夫學問之在大猶帛之有經緯屋之有棟樑也  
不正如此則其成就者可知矣浩以直筆殺身非直筆之  
罪也亦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

廬陵王義真多所求索執政每不盡與義真有怨言時徐羨  
之等已謀廢帝而次立之曰應在義真乃奏廢為庶人張劼  
上疏諫殺之

義真之過宗室之常也悲下害於國家者擇良傳友與之  
處可也又不改則詔書自訓責之比至廢徙其刑名尚  
等級也而一奏即為庶人乃特坐與執政小忿不平之故又  
因是殺忠諫之士徐傳受顧命輔幼君而賞罰自恣如  
其能免乎

徐羨之等稱皇太后令廢帝為營陽王遂殺之

己之所為人之所微也孝於親則敬子之孝於我也忠於  
君則敬臣僕之忠於我也故所惡於下者吾不以之事上  
也所不欲於人之加諸己者吾不以施諸人也豈不簡而易  
用要而易行哉高祖遺詔以徐傳嘗無異圖死竟二年嗣



君愛子相繼弑殺不少顧忌何哉以高祖於晉有以啓之矣其事好還豈不信夫可不戒夫

文帝

宋紀

二年徐羨之傳亮上表歸政表三上乃許帝始親萬機文帝年已十八非幼主也徐傳身負廢君弑主之罪將以授立賢明祈於見察者王既即位自歸司寇而請服大刑萬分有一其能免乎乃儼然當政不復年讓至於逾年然後帝得親萬機於是特而圖全雖有墨翟楊墨之智無所施矣

下詔慕羨之亮廢營陽廢陵王之罪命立有司誅之

營陽之罪居喪無禮狎比小人是則非之大者方諸昌邑未爲甚也徐傳受遺作輔初無誦教之忠若以營陽資在

不移者按霍光故事廢歸其國可耳而遽殺之何義乎羨亮等於是無免死之道矣其之言曰自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此說似是而非也黜昏可矣何爲殺之亮不能文殺之之事則其被罪安得謂以辭加之耶使徐傳廢營陽而加厚供奉黜義真而不絕封爵文帝之來方且序廢昏立明之績表討安社稷之功借國安榮燕及子孫尚何與里克同罪耶

表后生子勳始詳親白帝曰此兒形貌甚異等必改國三家不可舉帝禁止之

婦人陰柔之質於國無事而能斷者鮮矣矧孰不愛其所育乎而表后詳視廢昏之其其有二國廢家之狀決



意去之其真庸遠矣夫豈非人理之危殆乎狼蟻蝸鳩尚不食其子豈曰人而為此乎夫后雖斷然非所當斷不若文帝之仁也世之議者以帝不斷而及禍非矣帝之不斷不在乎此父子之道天性也如生而教之有人心者不忍為也

帝以惠琳道人善談論與漢明帝交遊未幾孔叢嘆曰漢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

世固有英材奇器不幸而出於夷狄淪於異端者矣魏晉奔其黃冠衲之賢者多為僧人君立賢無方苟有可用不問其所從來也若惠琳之事則不可矣惠琳佛者也佛之教無父無君弄人倫逆天理有天下國家者所當屏逐除絕不使亂華夏惑民心也而與之論議朝政俾參權要

夫此二事皆其道之所禁也文帝以其道為可行則髮胡服以從其教以為不可行則惠琳髡首黑衣尚不為改安知父子君臣之道而佐人主治天下乎以逆教為以理觀事無一而可者若惠琳知人倫之不可廢天理之不可滅以其師之說亂倫悖理不可行也則當使束髮易服然後遺衣冠之列而預卿士大夫之選其可也

上欲封王曇首等并加侯曰此坐非物無復今日曇首固辭曰近日之事類皆非矣非人所得自也豈可國之災以為身幸上乃止

易曰聖人之天實自任又曰宗廟之美百官以類言之也中天下而正者也夫所謂天位也乎天之下莫非王土非私官也天生民而立之禮非私貴也以天德



居天位貴為天子而富有天下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豈為一人之身而有是哉王者之遊煥聖人之遠衷誠意正心之學未傳於是乎由微而精理徇利而忘義以富貴實位為己私力後進而不得則委於子弑其父殺以而忌後則至矣於父殺其子於是位不為貴而富貴不足以崇高人之大義矣夫漢文之言亦何幼見之補而度量之隘耶漢文曰是豈為天子自賤則成卒見之如舊板廊大度戴黃屋建生章者謂有之宮其非包八荒垂祚四百也若量小而受大則如物必溢矣文帝拊床自慶其坐陋哉言乎曩昔之對亦微足以警之矣

魏主聞夏後祖妣諶欲伐之羣臣以為不可崔浩曰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於西伐

喪必不可代以天下無道父之國也魏無所行繼崔浩於是乎可以言矣非惟不言又從而贊之則向諫魏嗣伐宋之舉是耶非耶前日之諫是則今日之不諫非也今日之不諫是則前日之諫非也浩必居一于此矣故評之曰崔浩見理不明而執義不堅豈不信哉

初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見之有慚色

周公作七月無逸以戒成王于時距后稷公劉六七百年成王冲幼不知稼穡艱難未足恠也文帝於高祖所聞見之豈非祖之所達聞者已羞觀迺翁耕具有類膏粱之家癡兒駿子何也夫諱賤貧則逸欲易動懷安宴則慮患不深文帝雖身致太平而卒蹈大難其悲於拊御床而耻耒耜之日矣



初夏世祖性豪侈築宮城高十仞宮墻五仞其堅可礮片  
參魏主攻克之

城郭溝池以為固自禹涉以來所不能克然則尚矣昔詩  
其陋不修城郭浹旬之間是克其三都由此觀之城惟不  
築也築則必高必堅而已矣高至於十仞堅至於可以礮  
斤斧宜可恃以為固也而赫連昌之敗乃不得入城而魏  
主入之然則不修其城如昔既不免於潰高堅其城如夏  
又不免於亡城為有益耶為無益耶夫聖人不使人恃城  
以為固也禦暴保民不得不設其所以不可犯者直恃人  
心耳赫連勃勃殘忍好殺肆其驕暴夷夏置然人無生靈  
既死諸子相圖以召魏兵乘勝長驅而統萬失守然則  
保民之道雖崇城到天亦不能固也故城郭溝池可以

是保民矣必有令政以固結人心人心不離其堅高有  
於城而險深有其於池下可得而破矣

陶潛卒

淵明潯陽人曾祖陶侃為晉大司馬淵明少有高趣博學  
不羣始為鎮軍建威參軍未幾得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  
會郡遣督郵至吏請束帶見之淵明嘆曰我豈能為五斗  
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解印綬作歸去來辭其引曰子素  
貧幼穉盈室瓶無儲粟叔父遂見用為小邑又少日眷焉  
有歸歟之情則性督如此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已  
交病嘗從人事以腹曰然於此是悵然悵然深愧平生之  
志云在官不以家自隨送一力給其子薪水之勞曰此亦  
人子也官事視之又嘗疏告儂等曰吾以家弊東西遊



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宜為己以貽俗患龜勉辭仕使  
汝等幼而飢寒然感孺情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  
少學琴書偶愛閑靜見楸木六陰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  
喜常言五六月中三脫一日以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  
人又作王柳先生傳曰先生寡言絕意榮利好讀書不求  
甚解每有會意即欣欣忘食環堵蕭條不蔽風雨短褐穿  
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志懷得失  
以此自終即此可見潛之大概矣其詩纔二百十有五篇  
若質而綺若癯而腴自曹劉沈謝李杜諸人皆莫能及有  
詔徵為著作郎辭不赴自以家世晉臣不仕于宋朝及其  
沒衆號之曰靖節徵士君子曰陶公地位甚高古之逸民

彭王義康性聰察在荊州職事修治范泰謂司徒王弘曰  
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降抑彭城帝之次弟  
宜徵還朝共參大政弘從其言

親賢並用古今通誼也然用親固亦以賢為尚非專取其  
親也專取其親而不擇賢兩晉之事可見矣義康吏能足  
稱豈有道德可居輔相之地耶范泰忠於王弘者宜勸使  
博求賢人與共天位乃猥以義康為言於是乎志正而識  
近矣未來之事雖難豫知然致義康專權不克有終循本  
而論則泰之過也

秘書監謝靈運自以名輩不能應參時政上惟接以文義每  
侍宴談賞而已靈運意甚不平稱疾不朝出耶游行經旬不  
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重傷大臣諷令自解靈運既歸遊



飲自若云聖旨所糾坐死官

道可以濟天下雖布衣草帶而無卿相之心德可以堪萬  
鍾雖飯蔬飲水而無富貴之欲夫是之謂君子一日都卿  
相而更富貴魏乎而不與焉久之見之與布衣蔬食之  
時無以異也夫是之謂道德此固小才淺智振矜故厲之  
士以爲沽激而迂闊者也被其自處稍不見用即生怨忿  
以爲遺己如謝靈運之徒未得之則患不得既得之則患  
失之區區之見不越乎名寵勢利之間雖言語清華而器  
識凡近文帝棄而不用安得謂之不知人哉

秦尚書辛進嘗從文昭王游陵霄觀彈飛鳥誤中秦王暮末  
之母傷其面及暮末即位問以傷面之由母以狀告暮末怒  
夷進五族

暮末可謂孝矣以母面被傷之故視人命猶草芥然聖  
之不得乎親視天下如芥旣得無類乎是宜通于神明先  
于四海矣曾不三年遽至亡國何天理之僭耶曰暮末非  
能孝者也辛進之難善從先王遊戲且誤中而非故傷  
察矣正使過誤至死猶不當誅必其傷有其善人子亦不  
能忍者罪止進身可且旣知無與又及五族遂列如等  
所以安其罪者善者初蓋隱諱不能不言及子之  
殺也又不之諱者善者初蓋隱諱不能不言及子之  
人莫敢死道破而出者此其初大且其初也夫  
矣其夫至此又烏得也夫其初也夫其初也夫其初也夫  
妨大德君子所惡也

魏主將變乘機進言不可備佳法動之



何女可與女浩曰日月會期今出兵討有異夫天所以降此也  
其言人之謂本非對魏主大悅既罷公卿或曰浩曰時不  
可失惠在上無此意本上意已決矣

崔浩古天科漢誠有過人者無不如此且夫魏此  
夷也亦不能攻取也其意亦不枝之  
為難者誠知古今之變也其意亦不枝之  
固本保其土宇為其意亦不枝之  
國廢地之意事雖任代克獲功滿而地日為拓跋氏  
之禍者其非於此廣乎其意亦不枝之  
無此意今上意已決矣何止之此其意亦不枝之  
之意有是有非是則當辨是非其意亦不枝之  
樂聽從無乃安婦之正豈大臣以道事君之法乎

魏滅柔然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賞其誅蓋之功

坤之六三居下位之上得位者也其義含章而不敢成當  
時而為之及有善有美則掩隱自晦以歸諸君於上無忌  
惡之心得恭順之道斯人臣之正也晉卻克大破齊  
師而還入見晉侯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  
之力也何力之有且范叔樂伯繼見公勞之如卻伯其  
對也亦如卻伯此庶幾無成而代有終者功名之際人臣  
所難處也今崔浩以謀被賞偃然受之而不辭及魏主屢  
六衆中稱而揚之亦無退讓之心若夫克城名副其責者  
浩自謂積功以不知今章之義大臣之任何其難哉  
魏主嘗指浩以示高堂深帥以此人必不能守身持守  
然會中所賞以過於甲兵此其意亦不枝之







人巡城告曰天降凶禍六行崩背太子不持疾疑有逆謀吾攝太位以寧國家翼出戰兵敗殺之

太子奉冢祀社稷之案盛以朝夕而朝日中之至及暮又至此君父之所親也危病者邪之所伺也君疾

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燕太祖善為勤兵以備非常太子恪遵此命雖

宋氏一言所動舍父而出太幾見責然後出戰亦何及矣昔許

况夫有勤兵聽政之命而已不能預知亂兵入宮整懼而

罪翼之被殺自取之也農戰並修歸附者萬餘引宋人入寇魏主賜慧

不知春秋之義必陷篡弒誅死

魏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在郡十

家帝縱反間云慧龍以功高位下

龍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故相

杜驥守金墉日帝使姚聳夫將

驥以虜馬來侵詭使同守聳夫

遂引去驥因而南遁言於帝曰

而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

勇健諸備裨莫及也文帝信驥

外下復辨詰其情實而魏主能

用以此敵彼固不能規恢河南

君知人善任照知秦國然後事

安視勝者也故鷄鳴

之事之時所修之子職

王步雖矣夫位者最之

而儲副不在左右則女

復慮詔太子攝國聽政

有卡夫人如我何乃為

入反使他人以不持疾

止以不嘗藥而嘗弒

守父疾未嘗損而已不

罪翼之被殺自取之也

農戰並修歸附者萬餘

引宋人入寇魏主賜慧

害不足介意

五百人往洛水取大鍾

以之既而見城大不可守

欲以死守城姚聳夫至

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

言而殺勇將於千里之

外反間益任能臣盡其才

却觀師而取勝矣故人

而功可成也



魏尊保太后嘗以爲是太后

崇寵保母至東漢野王君已極

是以居燥推濕之勤與鞠育顧

母而不知父至此則於身亦無

自名籍古者國有大失乃無一

不知之是不智也既以保母爲

至於加皇而稱矣既以保母爲

初晉謝混尚晉陵公主澆死詔絕

子弘微惟有二女弘微爲之紀理

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遺謝氏及

曰宅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

今以爲太后又加皇稱

之恩比也矣狄之人知

等譽是以爲禮乎崔浩

知而默之是不忠也曰

太后而不知止則其勢必

如外戚矣

婚公主悉以家事委澆從

生業尺寸無私高祖即位

千公私咸謂其財宜歸二女

以私祿共養東鄉君

弘微處謝混家事無不當者獨以私祿共養東鄉君

惠者也使東鄉君寡無以共如是焉可也彼固裕如者而

反資之無乃繼富乎臨財持得固非君子之道可以不與

而與亦非君子所許中理焉可也

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相善湛之入也景仁引之

後猜隙漸生湛知帝信仗景仁乃自結於司徒義康欲因宰

相之力以傾之義康數短景仁於帝帝待之益厚景仁乃稱

疾解職表疏累上帝不許使居家養疾

劉湛本因殷景仁薦而被遇既乃背德且欲殺之湛固小

人矣景仁獨無失乎可湛自結於義康竊權亂政之時景

仁蒙帝深眷力足以上去之即當疏湛罪各端言于上謝已

援引之失出湛工外既全素分又不使爲義康之累則所



以處君臣兄弟交舊之分皆得之矣顧乃稱遜位至于  
再三內以固帝之心外以張湛之勢湛既落其度內則并  
義康而擠之人徒見湛驅扇義康將為禍亂而不知景仁  
以柔弱勝剛強其心術之險有甚於湛之內倉而無筆也  
揚州大水主簿沈亮建議以為酒糜穀而不足療飢請禁止  
詔從之

酒無益於生人而糜穀米小則起獄訟大則生禍敗古訓  
著矣食少之時未有不禁酤釀者以曹操石勒皆能行之  
而後世獨不然蓋徂於淺俗之論而利夫權錢之入也夫  
以良田種秫民不得食而糜之於酒起爭訟生禍敗其害  
甚大而不之恤鬻酒之入先王所不仰國計所不資祇足  
以供浮費耳其利甚小而不之變豈經邦固本之善政哉

州刺史檀道濟感其重朝廷疑之帝以疾不  
義康以為官車一日自安如馬道濟不可復制義康召入朝  
殺之并誅其子十一人

瓜牙勳力之臣用之則如龍驤肅物不用則如猛虎在山  
國家所倚敵人所畏也使其有罪猶當以輕重大小詳議  
而未減之自非叛逆無殺之道也道濟有大功無小罪  
劉湛以疑忌之故其權臣除之為身謀耳而義康任兼家  
國乃聽用讒譖不少顧慮然則不待他日曩負之彰獨此  
一事自足以取死矣夫二人所患莫如道濟之強也以為  
去之則莫予毒已不知般景仁疋羸卧疾無堅甲利兵之  
用而其鋒穎發慘於檀公其愚豈不甚矣哉

主以民官多貪詔吏民許告守令不法於是姦猾迫脅在



位而長吏貪縱者如故

守令於部民有君臣之道故王嘉嘗論奏以為二千石尊  
重難危乃能使下故古者謂守令為民之父母又曰師帥  
其任固不重哉患其殺貪罷軟者蓋亦及已選任之道有  
未至耶乃使吏民皆得告舉是使奴變其主士許其將投  
鼠不思器之習則二世見當以重法由此其致矣崔浩為  
魏謀臣此詔乃亂政之大者曾不知諫焉豈其智如子房  
而識治體反劣於賈誼耶

魏主遣董琬等賈金帛使西域招撫九國

魏主初無西域之意也先此二年龜茲疎勒等九國入貢  
魏肅按漢世故事以地遠立力難及遣使勞費欲謝絕之  
善矣而惑於有司之請而遣使竟為柔然所遮而不得

通是已慮之中而有司之失可以已也乃復遣使賈金帛  
往招撫之是貪而不能自克矣且向者諸國慕義而來可  
為國榮猶將不受今反以利誘之雖得其稱臣朝貢何足  
貴乎中庸九經有柔遠人之道來則迎往則送謂禮文之  
施非謂金帛之餌也經國如是豈非崔浩之責哉

魏主欲伐涼州大集公卿議崔浩惡李順順使涼州十二反  
涼王數與宴遊時為驕慢之語恐順泄之以金寶納其懷順  
為之隱浩以白魏主魏主未信及議伐涼州順曰姑臧之地  
絕無水草難以久留浩曰漢書稱涼州之畜為天下健者無  
水草畜何以蕃且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也順曰  
耳聞不如目見浩曰汝受人金欲為之遊說耶順遂不復言  
及魏主至姑臧見水草豐饒由是恨順謂浩曰卿言驗矣浩



曰臣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

李順受涼金爲之隱罪固不容誅矣而崔浩訐揚之意豈爲國公論哉順使外國而納其賂且言涼州無水草以沮魏師浩發露其情使君知之忠也而以爲不公何也先是順歸自涼爲魏主言蒙遜必死牧捷必立未幾而言驗魏主大喜賜予寵秩之而眷待彌厚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此乃浩之所以深疾者也方是時浩專腹心之寄言從計行而順亦在此列夫惟子房則能容陳平孔明則能容法正以荀文若之賢尚困於董昭以宋齊丘之多智而不敏於周宗李順崔浩皆爲謀臣其才相敵其德不足以相受則勝負必有在矣或曰順實有罪浩言非妄何以爲浩短乎曰此浩之所以善讒也魏主至姑臧見水草豐饒乃謂

浩曰卿言皆驗對曰臣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夫訐  
事以動主聽而濟其傾奪怨克之心豈南箕貝錦之足比哉崔公其非君子矣

太子劭美鬚眉好讀書便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善養太子者使之近正人見正事聞正言凡異端詭道皆不得進焉不以此爲意則漢武爲茂園置博望苑而敗矣太子之職舍問安視膳守軍監國餘無事焉不以此爲意則楚成爲商臣置兵甲而敗矣此二端前監甚明文帝皆犯之使太子延賓客置兵衛是導之於亂也文帝嘗告荆州刺史義恭曰汝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此最難事非帝有克已之功不能言此亦可謂善教矣而太子所欲上必從



之何工於詔第而拙於誨子哉故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後有賊而不知必蒙首惡之名宋文帝是矣上以司徒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誅其黨劉湛等出義康鎮豫章赦景仁卧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影迹周密莫有知者收湛之口上忽召景仁誅討處分一皆委之

聖人行事賢人之法也昔者象自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則封之管蔡挾商欲危王室周公為冢宰則誅之今義康無殺兄之心亦無危社稷之謀文帝廢而徙之何所法也劉湛內用由赦景仁薦拔也義康上浸由劉湛擊扇也推原其故在景仁宜引薦拔之咎而黜劉湛則劉湛必服驅扇之罪而不累義康矣湛與義康既已敗壞無足論者而

文帝景仁豈無責乎昇付大政任其殺生有請則從不復可否此文帝寵義康過重啓其重寸恣之階矣景仁若忠於文帝蓋為之深謀遠慮勸使漸收威福裁處義康國以子男不傷天性而後取錄羣小付之有司詳究事情或誅或黜務令各當其罪則國法正人心服矣乃因劉湛圖已并及相王是卧疾五年與帝密謀稔惡養禍以伺幾便使帝失君臣之義虧兄弟之恩者安得專罪劉湛耶文帝之始以徐傳廢殺二王大討厥辜比其中身掩耳彭城之戮所惡於前無以先後豈不有愧於羨亮哉故原始要終書斷此事當厚文帝景仁之責也

左衛將軍范曄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性鄙躁為士流所鄙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趣異



常請黜之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知等不能容才  
朕信受讒言但知其如此無能為害也

人君於其臣患不知其忠邪知之矣患不亟進退之知忠  
賢而不亟進則君子倦於難進之誠知邪惡而不亟去則  
小人狃於難退之恩國家治亂常必由之文帝既知范曄  
非端人正士而使之典領衛兵與聞政事是稔惡也他日  
武帳岡叩刀之事豈不殆哉在易之姤陰長之卦也聖人  
於初六即有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之  
戒羸豕者陰微在下之小人也其中心未嘗不在於消陽  
而躁動止之之道如以金柅止車而又繫之使不得進則  
得正而吉使之進而往則害陽而見凶矣文帝不知此義  
待其長而後治之非惟幾墮逆計而大獄一起所傷甚多

曷若止之於微之為且朝廷固不當頻用刑法若劉湛之  
徒則其自取耳范曄惡逆未彰出置散地使亂心無憑恃  
而作不亦善乎而避范曄之譏是惡曲突徙薪之勞而欲  
焦頭爛額為貴耶

魏寇謙之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以上接天神崔  
浩勸魏主從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  
卑高分定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民力將安用之必不  
得已請因東山萬仞之高庶為功差易魏主不從

太子晃謂卑高分定不可相接雖未盡理然已賢於崔浩  
之見寇謙之作宮欲令其高不聞雞犬之聲而後可以上  
接天神崔浩信之是與寇謙之同一愚誕也夫天何物也  
哉豈若地之有形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昔人以積氣名



其象以倚蓋名其形皆非知天者也莊周氏曰天之蒼蒼  
其正色耶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形無聲無臭皆舉矣日  
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奠乎地也著明森布  
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  
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于形能不壞乎故天雖對地而  
名其未易以智識窺非地有方所可識之比也故子貢曰  
天不可階而升謂無形也仲尼之言天地山川也皆以自  
微至著明之地則始於撮土山則始於拳石水則始於一  
勺是皆可見之物也惟夫曰天斯昭昭之多夫昭昭果何  
物哉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著萬物覆焉而不離於昭  
昭之多故昔人言天未有親切顯白如仲尼者也非窮理  
豈足以知天非盡性豈足以事天天果遠乎哉故自賦

而言則曰天命自稟受而言則曰天性自無息而言則曰  
天道自不惑而言則曰天理自發用而言則曰天心自徧  
覆而言則曰天時自法度而言則曰天文自可推而言則  
曰天數自其美而言則曰天休自可法而言則曰天則自  
應感而言則曰天變自不可犯而言則曰天威夫豈遠乎  
哉故瓊呼雖不同惟窮理盡性則知其非二物也神也者  
妙萬物而為首謂造化之跡盈虛消息而不可測者也故  
詩書易春秋論語五之書皆無天神之目惟特野蠻師告  
天后上名山大川曰惟昔有神則神不專主乎天夫聖  
禮及邦特牲乃有所謂天神者此固漢儒最難之言也  
成又以帝有五帝天有六天然後學士未未感其說而  
所稽正有天下者議大祀禘報禮亦渾渾而存之不盡



也夫人死曰鬼以鬼享者其平生親善惡者皆歸其  
子孫所嘗見而可想也天神地祇豈有親善惡者乎情  
性而可想乎昧者不知夫於是以其事人鬼之心而備度之  
浸淫於黃老浮屠氏之說謂天之上又有天焉  
其多至於三十有三而信守侍衛衣服皆擬諸人主所用  
而加以安閑勝處之致於夫人主之侈肆迷謬者謂己立  
聖與天神接或聽其謬言或觀其儀觀或受其詔告符契  
則又大興土木崇飾聖廟而事之周遍四海謂以神道  
設教而愚黔首莫不由方士善鼓譟者其心意而至此  
也故嘗妄論以謂子而不知父不足以為子帝王繼天而  
為之子可以不知天乎知天然後能繼天而居其位故成  
湯數夏桀之罪曰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天子而矯命猶

人臣而矯詔也成湯克桀于天矣其治桀亦猶人臣治  
詔者耳矯命之誅既行後世猶不覺悟陷於罪惡而不自  
知豈非不學先王正道之故哉縱魏不恤民力因東山之  
高又崇臺萬仞焉天也者方高方遠無所至極而其神終  
不可得而見也寇謙之無足云者崔浩自謂智如子房而  
稽古過之故其聽信而敬從者乃爾豈不取笑後世而深  
可戒哉

魏主使李順送公暉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魏主怒  
賜死

士之優於才而劣於德者鮮不好賄蓋德以志持而才以  
氣用也使有才而能行其志富與貴且不足以濟之而况  
賄乎李順昔者受蒙遜金於古使人亦有勞則受之未為



過也其失在於歸而不以告耳歸而以告則處內處外兩  
得而間言無目入焉惟歸而不以告也則面諛之情著而  
外交之罪實矣其死也得免乎雖然順非誤也誠好類也  
既以受金為崔浩所白方負外交之罪未知所以自殘者  
又以差次羣臣納賂而不公以深好之安肯以死易生哉  
順長於謀畫為黨腹心官爵既高賞賜又厚而坐賂賄自  
敗是才為氣使而不知持志之方豈非才士之監哉

以荊州刺史義季為南兖州刺史以義宣為荊州刺史初帝  
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妻以爲言不得已用之詔之  
曰師護比表求還今欲以汝代之師護在無殊績勳已節用  
為士庶所安汝往有一事減之者必  
深厲事亦修理  
於吾矣義宣勳自

帝以荊州上流重鎮使諸弟以次為之每命一人必深加  
訓戒故義恭義季皆有令與豈義宣人才凡鄙當此委寄理  
宜不稱以帝詔勅丁寧亦知白勉遂逃曠缺夫帝之所以  
眷眷荊州者為國家大計也而遽委諸弟恩莫厚焉又能  
戒勅不使驕怠義莫重焉若均此心以待義康豈不盡善  
又盡美哉於荊州則忠而誨之於彭城則愛而敗之不善  
推其所為可勝惜哉

散騎侍郎孔熙先有縱橫才不為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以  
賊獲罪義康為救得免熙先常懷報效及義康遷豫章熙先  
知流曄志意不滿乃說曄曰大將軍失職天下憤怨小人受  
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時運之  
至也苟順天人心結英豪之士然後誅除異已崇奉明聖



號今天下誰敢不從曄初愕然熙先再三陳說反意遂決  
范曄素懷不滿有怏怏之心此固姦人所乘之隙也曄若  
反復深思悟伐君之不可為當熙先進其逆計登時發覺  
變邪志為忠慮宋朝爵賞理不應薄亦足以酬富貴之願  
矣智不及此與反逆誅以愚濟凶而能速者古無有也豈  
非才士之戒哉

有司奏免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詔免為庶人絕屬籍

魏晉以來有國家者惟知詎方可得志於天下先王之道  
漫不知學其成者亦幸而成其敗者乃固當敗也宋高祖  
不學其臣亦然其子孫亦然立功立事專用才氣智術而  
權高勢強為勝不復以義理處人處己也是則庸愚凶暴  
相為羣衆推一雄長耳揆以兩漢經術之風節行之俗百

不一見況三代道德之治乎宋文溫厚恭儉勵政守

美才也彭城慧察強識更能精贍為劉湛所謬而思謝述

之賢思慧所教而嘆劉長之敗亦良質也然而兄弟素

皆不學遂致天性滅為仇讎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

倫也宋文不知此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而蒙

首惡之名義康不知此故守經而失其宜遭變而昧其權

而陷誅死之罪苟其學而知之則皆免矣夫孔熙先范曄

之獄義康初不預謀亦無書疏交通未嘗遣使來往孔范

既誅有司因請削爵治罪此何理以直內帝友愛已虧於

義康不復顧矣是以羣下窺見此指必欲殺之以快帝心

而不忌也嗚呼宋之為宋弑兩主而得之二子尋為股肱

所誅一子又為兄弟所殺一子又為孫子所弑一孫又為



篡逆所層不善之積與夫禍淫之報如影響然而世之議者以始皇罷侯置守之後爭弑之禍為之減損何考之不詳而易其言也

崔浩素不喜佛每言於魏主曰佛法虛誕為世費害悉宜除之及魏討蓋吳至長安佛寺見有兵器魏主怒命有司闔寺誅之浩因說魏主悉誅天下沙門毀經像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亂天常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州之內鞠為丘墟夫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偽物諸浮圖形像胡經皆燒之天下沙門皆坑之太子晃諫不聽乃綴宜詔書沙門多匿得免惟塔廟無復子遺佛法虛誕為世費害崔浩之言似矣然浩未嘗深讀佛書也彼其尸牖未易知奧突未易窺辯夫易折而精極之地

未易到也豈老莊所得擬哉又况冠謙之圖錄真經乃虛誕之尤者正瞿曇所訶耳而浩舍彼取此烏在其智也又設壇場置厨會月飯數千人作靜輪宮極其崇高財力萬計逾年而不成此與佛法為世費害又何異乎其下詔毀塔廟除經像誅沙門也魏主自以為非常之人而指漢明為荒君安知非浩所作侈大之辭也夫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漢明豈嘗有冠謙之之感哉故欲革天下之弊者其所施設必有本末先後之序人君修德正己於上公卿大臣論道明法於下人倫既正教化既行然後示之以科條喻之以好惡變之以漸俟之以久則事不駭而政必成矣夫天地之化可謂速矣其為冬寒也乃在夏熱之時其為夏熱也乃在冬寒之日積之遠故其革之難為之豫故



其成之著豈可以一言一令用勢力殺伐而行之是以不  
旋踵而弊復上焉言其義曰已日乃受言不可遷也  
文明言盡其事理也說言順人心也如此則大亨以正而  
無悔矣

帝欲伐林邑王范陽邁南陽宗慤自奮請從軍以為振武將  
軍既定林邑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還家之  
日衣櫛蕭然

宗慤其以馬文淵為戒者乎文淵無可戒者以蕙苒車為  
人所譖也故宗慤并蕙苒之類亦不賫而衣櫛蕭然蓋亦  
無行橐矣若宗慤者非剛而吝慾則窒而不求皆可以為  
賢矣將帥成大功而以財自污雖賢者有不能免則慤之  
賢益可尚矣

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王玄謨尤甚帝曰  
觀卿所陳令人有封狼吞虎意焉淑進曰陛下當席卷趙魏  
檢玉岱宗臣願上封禪書上悅

人有名不副實者如袁淑之類是也或曰元凶之際淑有  
忠節何以為名不副實也曰淑非能忠也其非能忠以願  
上封禪書知之也此袁淑之天也王僧達在文帝前議論  
執意明決沈慶之知其必來赴義此以天見之也

魏以崔浩監祕書事與高允等共撰國記閔湛祕標二人性  
巧佞為浩所寵勸浩刊于石以彰直筆浩書魏先世事甚詳  
實立石衢路見者無不忿恚共譖於魏主以為暴揚國惡魏  
主大怒下有司按治

好惡以類者鮮矣者實多浩刻石書史正之衢路暴著國



實不少隱避其事上如此則必取人之能規諫于我而惡其譏說者此乃情性之類也彼閔湛郝標佞諂人也浩寵信而不悟而以直自任昧於為尊者諱之禮是好惡不以類其不仁久矣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浩其能免乎孔子作春秋凡魯公之惡皆掩其文為尊者諱所以存肅敬之心謹履霜之戒也浩而知此庶乎免矣雖然浩罪不至死魏壽平日顧待如何正使復有大罪猶當以功議減而遽殺之鷙猛寡恩乃如此哉

初魏主使高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俱入朝謂允曰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見魏主言允小心慎密且朝由浩請赦其死魏主問允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臣與浩共為之浩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太子懼曰

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嚮問云皆浩所為也魏主問如東宮言乎允曰殿下以臣侍講日久欲勾其生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魏主曰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果欺君貞也遂赦允而族浩

高允不欺之君子也與崔浩同為國史浩總裁大綱允多所著述此事之實也浩既被罪允義不可苟免自陳於君父之前內不欺其心外不欺其友上不欺其君若高允可謂仁矣而世或以能分謗取之則非也已無此事為人所誣者謗也譬如浩為元帥尚允副之浩敗於前允軍無失而不欲自以為能則曰臣死尚與同罪是則分謗也今浩領史允操筆允所著述乃多於浩將不敢自文以實告君耳夫何所謗而曰分之云乎大情偽交於前或難辨



也是非定於古乃易見也於百司者猶不能見則於難辨者宜乎其懵然也

下詔伐魏

有天下者論一相拍之職無所不統其大者文武二柄也魏晉以來以詔力取國苟兵權不去已斯善為君矣未有能擇任宰相責以治道者也文帝伐魏豈非大役而總朝政者義恭耳名臣勇將不誅則死所以折衝經遠者誰實可寄而動欲北伐伐即自敗蓋以不擇任賢人與之共政又無以養其心志厭靜思動輕用民力而師喪於外禍興於內故克宅厥心以正己考慎其相以治國人主之要務也

量欲大起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三兖六州三五民丁

民家貲滿五十萬者四分之一

凡用兵者必有大將故曰師貞丈人吉必先豐財故曰行師十萬日費千金必先養士故曰以不教民戰是謂之敗必有指蹤腹心之臣故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文帝伐魏之舉義恭為總非運籌決勝之人也王玄謨為元帥乃諂諛會復之士也發江邊六州民兵十日即行則無素養之勢卒也借根本四州民財四分取一則無素蓄之府庫也四者有一焉皆不足以克敵取勝而文帝兼有之虜馬之不過江其亦幸而已矣

魏入寇沈璞守盱眙會臧質兵敗過城衆曰若質能退敵完城則功不在我不如勿受璞曰今兵多則虜退少則退



緩吾可欲專功而留... 乃納之及魏師起璞上... 歸功於質

人之才可以建功立事而不能有成者以私慾蔽之故利  
害在前而不見從違用舍失其宜當者皆是也孰有不爭  
功之心以濟國事為急如沈璞者乎向若璞從人之言不  
納臧質恐刃不在我賞不歸已則盱眙必破身且不保尚  
何功賞之可望乎六以利說人人鮮能揆義以拒之使璞  
智足以及此可不謂天質之美乎使其希慕古人以能然  
可不謂學以知之也既已却虜又歸功於臧質此一役也  
始終完粹璞與庸表矣其視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者賢否  
豈不相萬哉

上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

得盡 往往 於己 九重 高出 後心 著幸 劉敬 之前 則雖

此六所... 不能免... 已命將... 中幸而克... 萬慮之表... 既... 不... 况... 亦不可...



初魯宗之  
敢來執事  
圖不敢

聖人亦  
重車君  
休於利  
成矣天  
未有無  
之重皆  
湛之於  
力伸此  
定守誠

不德天子... 敢來執事... 圖不敢... 聖人亦... 重車君... 休於利... 成矣天... 未有無... 之重皆... 湛之於... 力伸此... 定守誠... 於是復離之念微... 利之心重而為子之道滅矣

江夏王義恭奏... 未行魏師至瓜步... 慮義康為亂... 武陵王駿等共謀... 賜死

伐魏之役文帝有心... 如諸葛武侯宣布... 武懲馬邑之伏誅... 事之人不治沈... 財佐軍者不復... 之於內駿猶子也... 而表之於外... 義康竟死不亦... 恃乎

一十八年六月... 仇尼道盛侍... 盛等所糾... 魏主怒斬道... 盛等竟以... 卒謚曰景



穆魏主徐知其無罪甚恨之二十九年春正月遣使太子亦  
已愛懼誅遂殺魏主

人之與人類也聖人之與人亦類也聖賢為國  
牧人生之養之富之教之貴者職事矣蓋此  
昌或著為君將其產之好武樂殺則自防其  
蛇虺尚不自厭其類而司牧人者反不如焉則  
結之禍未有不還中於己者不在其身必在其  
一轍也魏自拓跋珪以來國勢日隆至熹而益大  
喜功并吞不已用刑寡恕殺人已多威武遠播  
寺之手然則向者之兵鋒戰氣適是自伐而已  
易不云乎臣弑其君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  
由弗早辨也景穆之死事起宗愛既悟其非當  
即日受戮

乃遲遲也豫李論一載之其昧於冰霜之戒甚矣其及  
此不亦宜乎

上聞魏主遣使下詔北伐使驛騎侍郎徐爰隨軍銜中旨授  
請將方略臨時宣示

古之為師者不伐喪以敵國方遭大變所當矜憫推吾之  
心有不忍焉若乘其約幸其禍徂利而舉則狄道也中國  
之所以為中國以有義而已矣失則為夷狄中國居而  
夷狄行則無以賢於夷狄矣無以賢之其能服之乎宋高  
祖伐秦之喪不旋踵魏盡伐宋之喪出乎爾者反乎爾我  
以不仁不義自為則人亦以不仁不義待我矣文帝不知  
戒焉又宋魏交而伐之是以夷狄交夷狄尚何較焉况宋  
魏泮泮交兵之後亦既謀解聘問往來通情好矣魏盡之



列文帝宜申飭使臣賄公帛室則義聲遐暢仁心遠洽乃  
中國之道也曾不是圖謀攻伐是務則其心放甚矣能無  
合毀之禍哉古之為國者經一事即增一智文帝以中  
覆失地喪師不少改悔且天奪其孽手何迷謬之不反也  
初潘淑妃生潘有寵元皇口恚恨而死太子劾深惡潘潘懼  
乃中意聖之初復與之善勿潘多過失數為上所詰責使  
祈請令過不止聞其後遂為巫蠱琢玉為上形像埋於殿下  
其黨告之上大驚遣使收相得初潘書數百紙皆呪詛又得  
所迎王人會有司窮治遣中使切責劾潘上雖怒甚猶未忍  
古之廢太子者多以庶孽廢寵惑其心而小人欲結內援  
圖富貴之所置者為之助於是父子不能相保元凶劫則

立之意也而此乃自任  
積帝於是為斷以大義  
於八月之父其味於履  
矣考宋魏行事未有天  
於斯為盛所謂此善於  
之帝以自棄于其身則  
器聖人不得已而後用  
器以虛實為司於身  
緒效順奉迎臣子常職不取禍天之功以當大賞力辭不受  
魏主之立高允與謀而賞不及允終身不  
潘淑妃及潘雖愛帝未嘗有  
系心形於筆墨不道之跡發露其  
集公卿下明詔廢徙遠服不孝之  
帝何有焉而以小忍遲迴猶豫至  
霜堅冰之戒甚矣其及不亦宜乎  
相遠者文帝你養黎庶元嘉之政  
彼耳而黷武不息自亂其美殘民  
善相望故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  
也可不戒哉  
原王麗曰陛下下國之正統實未去  
緒效順奉迎臣子常職不取禍天之功以當大賞力辭不受  
魏主之立高允與謀而賞不及允終身不



陸離高允莫然之人也夫天狄之俗惟利是嗜者也二人有  
迎老立主之功一則辭重而不居一則隱迹而不言中國  
有不及焉可不謂賢矣乎昔者周公相武王造周室相成  
王致太平周公既歿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賜魯以天  
子禮樂使世祀周公子之廟說者曰周公有人臣不能為  
之功故賜以人臣不得受之禮樂世未知其說之非也君  
子正之曰人臣無不能受之功天子禮樂非人臣所得用  
也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表矣忠孝一道也  
孝如大舜至矣適盡為子之分耳功如周公大矣適盡為  
臣之分耳舜與周公人也直得指其所為謂人所不能為  
乎人而不為則誰為之耶自此義既明然後知人臣以功  
受取賞或不滿意快快然 至於作亂殺身者皆不明人

臣之義故耳至於嗣君即位其平日臣僕莫不過有布衣  
襲為故事而恩數倍於他人是以天下為筐篋中物私得  
有之以相報勞何示不廣之甚也漢文修代來功在踐祚  
三時之後纔及宋昌一人若不數數然者庶幾有德之事  
矣

三十年帝欲廢劭誅潘以告潘淑妃妃以告潘潘以告劭初  
帝加東宮兵與羽林等至有實甲萬人劭遂率兵矯詔夜開  
宮門直上合殿帝猶未寢遂弑之

晉之申生宋之痤秦之扶蘇漢之據晉之適隋之勇唐之  
瑛弘賢等之被廢殺皆以讒間猜忌非有反逆之跡也若  
元凶劭則反逆之迹形于千書既與潘陳謝帝前其暴著  
甚矣非有讒間猜忌之害也御正殿召公卿以大義廢之



已不失為慈父劭濟復甚天年不亦善乎君親無將其將  
更形而不治蓄疑敗謀其疑已久而不決置東宮兵與羽  
林等使其有官田之勢以所謀語潘冰池不虞江革之漏  
是劭固欲弑而文帝固使之弑也宋之善養溫厚愛養斯  
民然純恃智力糾持大業不知經訓昧於父子君臣之道  
禍發蕭牆取笑千載由是觀之人君以務學為急不知春  
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可不信哉

勸檢料文帝巾箱得王僧綽所著麻布衣疏劭殺之

王僧綽蕭懿居必死之地知而不去以為忠耶元凶劭蕭  
寶卷豈足忠者以為智耶死於昏亂之朝何智之足去然  
則於義何居僧綽趨駿懿奔于外善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



